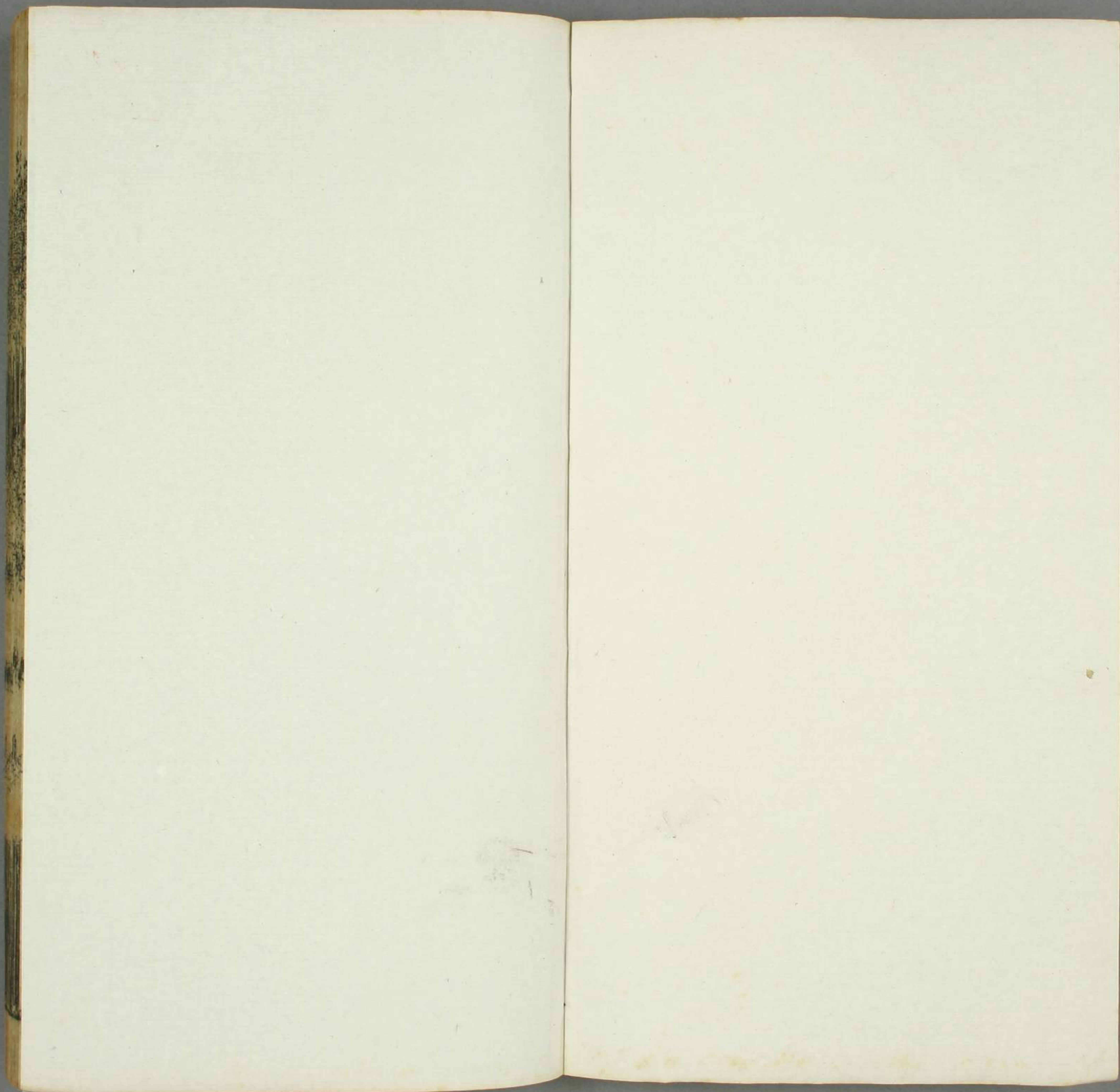




卷六十八之七十
郊社

伊 4
1046
22





特
74
1046
22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八

郊社考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義支 有 詢那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其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鄭氏註祭法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

郊社考

九

911
289
22

東

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
(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
亦禮之殺也正義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魯)之文遂變郊
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言
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
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
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
非蒼帝通儒同辭肅義以為唯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
郊即園丘園丘即郊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
園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
柴於泰壇則園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
祭園丘而謂之郊者以園丘在郊故也

揚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園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
妄稱園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
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為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
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准有
功始禘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
而註妄指為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
最為有功及註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
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
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
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
祀天園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
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

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為祀天兩義遂分園立與郊為
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饗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
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三神於明堂而
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
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
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
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九疇柴
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為兩等馴至隋唐
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
佑作通典惑於鄭註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
列而為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

宗之義而以二帝配備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
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
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
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
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註而註之叢雜牴牾如
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
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為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
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叢
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
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
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

交和
疏曰郊祭之且人之喪者不哭又不
劔反本亦作汎掃素報反○疏曰郊祭之且人之喪者不哭又不
收去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汎掃反道者汎掃廣掃也反道刻
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家各當界廣掃新道也
王嚮郊弗命而民聽上疏曰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
之早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
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揚氏曰此章始言周之始郊王立於
澤王皮弁以聽祭報王被袞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注以
為魯禮魯可稱王乎魯之郊禘非禮也戴冕纁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也聖人嘗歎之矣况可以稱王乎
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明謂則之以示人也
則之郊天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也
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疏曰此論
義入本於祖物本於天以配本故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
為物本祖為王本祭天以祖配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
始謝其恩謂之報
歸其初謂之反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
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蕞稊疏布禫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
然以示內心之敬也執鎮圭纁藉五米五朮旂龍章而設日
月四圭有卽八變之音黃鐘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
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藻以
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
禮盡矣

山陰氏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太常特牲祭天王乘素
車乘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太常者
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旗者即事之車
也祭之時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
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則九王之祭祀無所

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故螽而郊郊而後

耕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郊而後耕是祈穀之後窮耕耕帝藉○爾曰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直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

楊氏曰愚按正月郊祭天此鄭註所謂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者也學者當以聖經賢傳為信攷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左傳孟獻子之言則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曰祈穀又曰祈農事可知其為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愚於祀天禮辨之已詳矣鄭

氏月令註引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以證正月之有郊又引后稷祈農事之說以見因郊而又祈穀牽合一說而通為一說此鄭氏一人之說論非聖經之本意天下之公言也是以諸儒咸不以為然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陳數百年之久其說未行者及北齊諸儒識見卸闇始取其說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與感生帝分為兩祀祈穀與祭感生帝合為一說隋唐承用其說至于今而不廢推原所自是誰之過與然正理存人心萬世不磨邪說終不能識也必也知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事為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則註家巫蠱之說可以一掃而先王祀天之大典始昭然而可見矣

按古者一歲郊祀九再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及孟獻子

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

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生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郊之牲器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註見祀天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何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

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泥掃清路行者必正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夫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燥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揚氏曰按此章言天子被裘象天既至泰壇脫裘服衮以臨燔柴不知然否

春秋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撥王者必以其祖配謂祖撥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皆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入道

也詩序曰郊祀天地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

中于天各指天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因吉土以饗帝

于郊于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

龜龍假功成而太平陰陽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行五

行之氣和而度微得序也五行木為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

雨金為陽火為煖水為寒土為風

下大治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周禮九樂

圜鍾為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九樂函鍾為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爾雅曰色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丘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

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

澤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

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此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

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

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

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

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所以設於方丘之北矣燔

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

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立其牲角爾粟其牲體全齊國盛曰郊

有全齊其美其器犧尊疏布幕禘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

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九祀大神祭大示

伯王絕省牲護奉王寢記又曰以共二帝之榮盛國語曰

大千親春郊禘之盛其藉蒲越藁結記曰莞簞之尚其樂歌黃

則郊有簠簋可知矣其藉蒲越藁結安藁結之尚其樂歌黃

鐘大族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

輅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摺執則大圭鎮圭其位

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面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

居西記言祭社之禮君南鄉於其牖下春陰之義惟北則圜

郊主日而西主北鄉可知也記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主膳夫王婚女則主諸侯占法見君則主任人皆致嚴於尊而

郊祀於年也其禮不因其自古者郊祀天輅如此而已更

然以報木反始教民嚴上而已

禮記卷之六

秦則興郊祭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園立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園立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田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車有鸞輅駢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劾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蠶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隨廢殆盡良可悼也

右經傳所載古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是也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

地黃蒼玄皆天是也其類璧圓象天也植音直
氏入在天皇大帝亦出於於牲幣放其器之色若人飲酒有爵幣以從爵
有弊之從爵也春官宗伯此既非禮神之幣則黠尸後酌以禮神
奠引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為禮謂王親自執玉幣
是禮神酬尸各有幣也大宗伯註疏云非禮神之幣乃酬尸之幣
已註疏又別而為二恐未必然也又按通典云禮神之幣則幣一而
聘禮其幣及幣各隨玉色幣用繒長丈八尺通典云說蓋以鄭玄註
聘禮幣制云制丈八尺疏云若制作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

郊特牲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
特牲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曰郊特牲不過繭栗
郊事則有全烝

升之也全其牲仕而陽祀用騂牲毛之騂私管反也騂牲赤色
祀天於南郊及宗廟也地官牧人之又祭法曰用騂犢於南郊
云用騂犢其色不同故以蒼璧各放其方之色則當用騂犢祭法乃
為祀感生帝南郊所用鄭玄王肅西家問難備見郊特牲疏今不

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鐘也夾
鐘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疏曰禮天神必於
冬至者以天是陽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春官詳見
物樂條也陳襄奏議曰夫祀天必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園鐘
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園鐘為宮三變黃鐘
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
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神祀天神也
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神祀天神也

右祀天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典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
日遂戒普戒重失禮也其所當共脩器宗奠酒十日容散齊七日
散西但反齊側皆反○天官春官大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大士
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天官春官大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大士
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云諸有事於祭者○天官春官大宰大司
期則事是卜前之夕與期者反○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
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與之執當禮書協合也○疏曰成

禮註疏曰大史云禮書即此禮法也○失官
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治猶簡習也疏曰大號神號大祀是事神之
是詔大祝善祝物之辭也○疏曰大號神號大祀是事神之
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春官
齊車今路也前齊車立於馬前備驚奔也○楊氏曰前期十日乃散
齊之初此齊右前齊車謂齊時所乘金路也○荀子曰端衣玄裳
冕而乘路此謂齊時所服之○齊服有玄端服○齊則結佩而
服及所素之也○夏官
爵韞結佩韞也謂結其綬而並謂諸候以下皆以玄端齊師以
子結佩韞也○疏曰齊則結其綬而並謂諸候以下皆以玄端齊師以
齊故爵韞為韞也○疏曰齊則結其綬而並謂諸候以下皆以玄端齊師以
爵韞結佩韞也謂結其綬而並謂諸候以下皆以玄端齊師以
用朱韞素韞也○義或然也○王藻王齊日三舉食○疏曰齊謂散
齊致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朱子註曰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
常處○玉府王齊則共食玉
也○玉府王齊則共食玉
管人九王之齊事共其秬鬯給卒浴○疏曰鄭知王齊以鬯為洗
此亦給王先浴使之香美也○春官

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官尊祖親考之義也

○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不卜亦如受命也故

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官是也

○疏曰王在

宮也所以擇賢之官也既卜必到澤官擇可與祭也

○疏曰王在

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鄭註射註云嚮之取也於國中勇

力之取也今之取者於澤官揖讓之取也澤官禮之取也

命者因澤官中又使有司誓勅焉草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

受教諫之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

廟之命戒百姓也

也百官公卿以下百姓齊之親也王自此還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

以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內戒百官

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太廟而重戒之

生又故以百姓之先祖所生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則此

之時以誓命重相申勅也

○郊特牲

祀之前日大宰及執事祗滌濯

祗滌濯大宰尊親牲濯之

○大司樂既宿縣遂以聲展之

○疏曰謂展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大宗伯奉盥疏曰盥謂黍稷天地。春官。大司徒奉牛牲。疏曰案國語。

郊之事有全齊若然則郊事先全齊後豚解也。地官。奉稷牛。

同。楊氏曰。奉盛奉牲皆正祭。獻爵之時也。但周禮。獻天爵。數經無。

所。致。惟。疏。家。及。通。典。之。說。可。見。大。略。近。世。祀。天。神。祭。地。祇。享。宗。廟。

禮。有。九。獻。樂。有。九。變。公。上。公。之。家。三。獻。太。薄。行。祀。天。之。大。禮。而。只。用。

三。獻。可。乎。

右祀天禮始終之序

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九大禋祀執明水火而號祝所共日月之

氣執之號祝明此圭潔也。春官。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

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天地乘。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施均維

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維某年某月

上日年謂太歲所在月正月。思文后稷配天也。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

力反。陳常于時夏。至也。思。語。辨。文。言。有。文。德。也。立。社。通。盛。

其德之至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

民者是也。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

中。日。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以。語。而。命。之。也。

或。曰。周。頌。為。氏。曰。生。民。詩。序。言。尊。祖。不。備。載。又。吳。子。以。為。未。詳。所。用。疑

其。不。然。地。而。朱。子。亦。辨。大。祝。既。祭。令。徹。疏。曰。祭。說。大。祝。命。徹。祭

禮。亦。不。已。令。徹。於。終。其。禮。尤。嚴。所。以。防。人。心。之。懈。怠。也。

右祭天祝辭樂章

郊特牲疏曰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王肅聖證論以天體無

二而鄭氏謂天有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

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又春秋緯紫

微宮為大帝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云云

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

於天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 郊社考

於配天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其義非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唐求微二年長孫無忌奏請革鄭玄六天議事見唐郊祀下

陳氏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

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總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祀

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考者天也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接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

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

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

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也壇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是誰

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

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

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

祀帝於圜立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

之玉黃鐘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

之樂冬至禮天皇帝在北極者於圜立天皇大帝耀魄

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鈞陳口中一星曰

太微三光之庭其分郊與立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

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

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

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春秋大傳曰少昊顓頊魏相曰六

吳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皞乘兌執矩同秋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執繩司夏少皞乘兌執矩同秋

氣柔而中矩秋陰升陽氣降有鳥而下而中衡冬陽氣居下而

中權然則魏相言五帝之所司則是言五帝之所執以夏為

衡以秋為矩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

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春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

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春句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春句芒

勾芒該為蓐收備及照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也

二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然印大皞少皞春秋之氣言之也

炎帝以火土之性色言之也萬物之象勾芒於春而其氣祝

融於夏其榮也以秋而蓐其發也以秋而教色以之而玄體

以冬而冥后土居中央以君之此春中央之臣皆一人

五人帝五人臣命名之不同也春中央之臣皆一人

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朝於卦為艮於腎有左右

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

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

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

月令為正

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

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

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

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

儒附此說

又曰六天之說正如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

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朱子語錄曰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是

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為北極看得不是德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又問今郊祀也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郡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

揚氏曰愚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則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天皇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是以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其有心君之尊也况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耀魄寶之類繆妄不經莫此為甚且鄭於此章註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既已知其為一矣又考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祈而為二以皇天為北辰耀魄寶以上帝為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以此釋經有同兒戲是以王肅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為一而併圜立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為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

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而王亦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為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是故四圭有邠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專言天者尊天之辭也有故而祭則曰旅所以聽命於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祀五帝於四郊亦如之所以致四時生物之功也聖人制禮之條目各有深意其實則一天也

右諸儒言祀天祀帝之辨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天子祭天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威靈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熒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

孫宣公奭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園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早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園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九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

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朱子曰九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為祭天其一為祭五帝其禮若不同矣易則但說享上帝未嘗分別如曰聖人身以享上帝毀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九說上帝者是總說上帝也

楊氏曰愚按註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註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為信可也又註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以經攷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

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為祭天斯言不可易矣註疏以正月郊為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幾得之而睨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識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詳見九祭本篇

右諸儒言古天子一歲祭天之數

記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莫著焉

晉大興中太常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去聖久遠先代損益不同皆無顯據疑非古聖掃地之意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

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道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楊氏曰愚按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日主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鄉士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群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辨之嗣位也肆類于上帝而後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非類于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况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鑿與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按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至祭天神人鬼註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後之言禮也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群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掃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右諸儒言郊祭群神從祀之是非

禮夏官鄭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裘冕者亦從尸從車從尸送逆之往來○疏曰尸服與王同大裘前服氏亦大裘故二人皆裘冕執戈送逆尸云從車者送逆皆從尸車後

橫渠張氏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楊氏曰愚按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為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為哉周官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述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為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為詳初無董伯為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據信張子曰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皆難有尸節服氏從逆尸從車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斯言也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右諸儒言郊祀之尸

通典周制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爾雅云非人為之丘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冬至祭天圜丘祀天皇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蒼璧禮天其尺寸文闕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既無采章則冕亦無旒也尸服亦然禮質故王大裘以象之既尸為神象直與王同服也周乘王路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及薦滫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以葉桔及蒲但剪頭不納為藉神席所謂蒲越越藉天神蒲配帝帝嚳鄭玄以為禘大為郊嚳尊於稷其樂大司

樂云九樂園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園丘奏之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園鐘大鐘也夾鐘生於房

之明堂黃鐘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為宮用其感生帝

聲類求之雷鼓八面鼓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也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

曰禘謂郊祭天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春

秋緯云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

則汁光紀皆用王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

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况配五帝

也因以祈穀稷以祈農事其壇名泰壇於泰壇柴在國南五

十里郊司馬法百里為近郊禮神之玉用四珪有邸尺有二寸牲用

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即稷其樂以司樂云乃奏

黃鐘歌六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鐘大呂之聲為均也黃鐘

祀天神日用辛於建子月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以示人

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音及季夏土德王日各

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迎氣如迎

伏義氏配坐是也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

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為兆位於中築

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如其方壇者以其取象當方各有方

廣大無不圓匝故奠蒼璧其神位曰圓丘皆象天之圓市也餘

五帝則各象其方氣之德為珪璋琥璜之形祭法謂其神位以

泰壇是人力所為非自然之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

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

禮神者必象其類珪象春物生也半珪曰瑋象冬閉藏也地上無物

八方象地也琥猛象秋嚴也半璧曰璜象冬閉藏也地上無物

惟見半牲用犢及幣各隨其玉色樂與感帝同即大神之樂也祭

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群官曰某日有事

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

與祭者其容體比於禮其飾比於樂而中其日王乃致齊於路

寢之室致齋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

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大司樂既宿懸遂以聲展之

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

燭以照於路所謂鄉為田燭恐又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

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帷也大

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周人祭日以朝及掌次張

案設皇邸謂於次中張德林後設板屏風其上玉服大裘而

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鐘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若

黃鐘以下之樂次則積柴於丘壇上謂積柴及王親壺牲而

殺之將告殺謂祭之晨也既殺以授烹人九大祭祀君親牽牲

六天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以周人尚臭煙氣之

升柴詩外傳曰天子奉王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

也王反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云王出入奏肆夏

牲出入奏昭夏但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

用夾鐘為宮耳鄭玄注大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王乃以匏片

為爵配瓦甒之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鄭玄注大司樂云

三酒故崔靈恩推之以為鬯立明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川等

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不用圭贊而用陶匏者物無以稱天

之德故但取五齊用之餘見祭天酒齊條下七獻宗廟九獻而

天神上獻者宗廟之祭通數尸未入前王及后於與中先行貳

裸以降神次七獻故有九也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者以其莫可

稱焉者也故七獻而已按郊立禮闕無文以書唯大宗伯司

尊彝所陳酒齊鄭玄及鄭衆皆以為宗廟之禮今約司尊彝酌

獻五齊之次以為為條下詳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

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

位說曰郊立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則爭論紛

文獻通考卷六十一

郊社考

七

起大九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為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園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九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九九祭蓋以祭位有園丘泰壇之異用樂則黃鐘圜鐘有差牲乃駢蒼色珠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舉大綱不復悉數恭惟國章並行二禮可謂叶於時宜矣歷代所行亦參二禮異同之論

按古者郊天之禮其制度品節參見於經傳諸書惟祭法首章言四代配天之祖郊特牲郊之祭也一章言郊之義數儀文而未備而其他之載於二禮諸書者多通言祭天非直郊祀也且或散見於百官之職掌如玉人典瑞只說說酒齊典略只說車輅司服只說祭服之類或錯見於禮經之總論如禮運禮

祭法等篇所言祭祀或通論郊社或通說天神地示人鬼之類披紛散軼未有能會通其綱目之詳以第其始終之序者惟杜氏通典首段叙致頗有條理然禮經簡略杜氏所叙多以註疏之意補之而註疏之說乖異多端蓋經之所言曰天曰上帝曰五帝而鄭康成以為有六天王子雍以為天一而已二家之說於天之名義尚復差異如此則其所言禮文之節奏以補正經之所未備者果可盡信乎王鄭俱生於去聖千載之後各以其學臆為之說然王說正大鄭說穿鑿先儒嘗備言之矣通典蓋一遵鄭註而又不取廢王說者也是以論其事於本段之末至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為祭禮一書始蒐輯經傳之散漫者而會通之而祀天之禮物樂舞與其行事始終之序可以槩見辨析諸

儒議論之同異者而折衷之而天帝之名稱祀數之多寡從祀尸主之有無可以理推詞義正大訂核精深足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註疏之說撓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又似不如通典此段之通暢易看故以楊氏祭禮及所採諸儒辨正議論具列于先而復採通典所述于後以備見古人祀天之禮文云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九

鄒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郊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大路殷之祭天車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韜天子之旗畫日月

趙伯循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為之周公故也不於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農耕之始也

郊特牲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

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謚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石林葉氏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太廟鄭氏以孟春為建子之月季夏為建巳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氏謂證易說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為建寅之月迎長日為建卯之月晝夜分而日長以日至為魯禮亦非也且冬至之日祭天於地上之園立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謂啓蟄而郊安得孟春為建子乎孟春為建寅則所謂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為迎長日之至而謂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而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蓋謂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九周之政事大抵皆月夏正蓋天特

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九周之政事大抵皆月夏正蓋天特

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易說言三三之郊一月建
正為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為謚徒以成其說爾鄭氏本不
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為大禘以祈穀為正郊此其言
圻以紛紛雖詩之雍與長發亦豈得其正也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先有事於頻宮告后稷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
祀上帝與周同告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頻宮郊之學也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左氏曰牛卜曰牲既得否日則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子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曰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卜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

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之易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
月不時左氏公穀皆云譏簡三望卜郊不從而免牲是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子曰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板稷牲而

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官名養帝牲三年之虞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青三年名主一月取
三月一時足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以充其天性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云五卜強卜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子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

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

郊五月不時也趙氏曰子甲年常怪鼯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

哀公元年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

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

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

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

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饗其祀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肯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

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為有故而書非

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

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

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

四月是也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

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

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為非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心者魯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瀆禮之過則可以郊乎否乎又使養牲必謹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人郊望無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肯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鼯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己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學者思之

蔣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為非而成王之特禮典未讓固應有是過賜

之事識者又從而為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
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
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
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
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
無疑也故聖人耻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
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已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絕魯
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
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
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
致福于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古則忠孝報
反之義名稱位號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

按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如林少穎謂三傳所譏捨其非禮
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論正矣然遂以為非出於
成王之命特漢儒見春秋所書皆祭祀多僭天子之禮始
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直以為出於惠公之請則
愚未敢以為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
楚及吳越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
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
之間罪如襄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魯楚
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罪也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罪矣
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
又素為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
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為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

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暴橫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橫渠以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勲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勲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其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元來嘗及周公則何名為報周公之勲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勲勞之臣乎先儒議此但謂周公有知矣不歆非禮僭竊之祀而不知僭郊僭禘則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為成王念周公之勲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往往當時事情亦是如此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祀宋也以真為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

禮也

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

(夷王)以下君弱臣強上陵下僭祀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

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

之禮焉此天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

本非配天之祖而稷魯之祀天未嘗廢無藉於魯之郊禘

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祀宋

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相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

而然哉 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

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本廟牲用白牡犧象

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

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魯郊稷祀

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俑

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 左傳宋公

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註桑林故天子之樂名考瑩辭首偃士句

曰諸使魯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

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借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

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秦始皇既并天下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莫水德之瑞用十月

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大呂陰律之始東游海上禮祀八神具雜詞篇二代

尊雍四時上帝春以脯酒為歲祠禱因泮藻秋洞凍冬賽祠五月

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時駒四疋每時用駒四疋而春秋異也木寓龍一駒寓

也生龍形於水也駒亦四龍也 木寓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珪幣

各有數皆生座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秦以

為歲首故上通權火張晏曰權火逢大火也狀若并枯其法類

宿上齊戒也 通權火稱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漢祀五時於雍

文法通考卷六

郊祀考

九

五十里一逢大火。師古曰：九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時經英書坑，儒後更無寓馬不知何，憑如此非謬。

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君西垂，漢隴西郡西縣今在秦州上封縣西南九

里，自為以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

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

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行廊屬焉。史敦曰：此上帝

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廊時

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

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

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廊時後七

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

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廊時。秦隱曰：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皞，郊本持牲不可用三年。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

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九

二百五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又上云

上下時以祀，祭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

而祀白帝。晉灼曰：漢註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非畦

畦，畦中各有二士封，故云畦時。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

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問天有五帝，而今有四，何也？

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

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

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文帝十三年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
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
饗其德必報其功其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
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其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疋駕被具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茲歷日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
弊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
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
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羨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
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神紀毋害于民歲以
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幾讀日異禮官議毋諱以朕勞無諱以朕為

也為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
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又採新垣平之說立渭陽五
帝廟見五帝門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後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古
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
九七日祭也
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
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字祠三
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
兵方

五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麋鹿屬也形似麋章牛尾一角有司曰陛下肅祗郊

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
或云五帝太一之佐宜令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成齊人公
孫卿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下迎帝上
仙事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
鄉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同幸甘泉令
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陔五帝壇環
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月如雍一時
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騫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
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膾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
燎之其羊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

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以其色日赤
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物爽物音忽未明之時也天子始郊拜太一

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
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尚黃
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
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火光及晝黃氣
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
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大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
郊見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
有鼓舞樂豈郊祠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
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為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
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圓丘使章男女七
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嘗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
自竹宮遙拜以竹為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郊祀

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

帝臨二

青陽三

朱明四

西顛五

玄冥六

惟泰元七

天地八

日出入九

天馬十

元符元年馬生
注水中而作

天門十一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
鼎分陰作

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
其泉齊房作

后皇十四

華燁燁十五

五神十六

朝隴首十七

象載瑜十八

赤蛟十九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

拜而祠之
加祝詞

贊饗曰德星昭

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年秋有星孛于東并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

讀曰
台望氣王

朔言候獨見鎮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

禪天其報德星云

德星即鎮星言天
以德星報於帝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半孰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進時饗

半具色食所勝

孟康曰苦火勝金剛
祠亦帝以百姓也

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

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乃用駒他禮如故

宣帝神爵元年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

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

自大將軍霍光輔政上恭朕
已南面非宗廟之祭不出朕

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祠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二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

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

四年詔曰廼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太一五帝后

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翬翔集止于旁齋戒之

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女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

來集于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上幸雍祠五時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朝匈奴單于于甘泉宮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惠時所過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合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鄧於雲陽立泰時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佑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鄘成王郊于維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群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瘞葬於大拚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拚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冬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

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
王聖主事天明事地祭天地明祭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
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
也井之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遠俗復
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衡又言井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
有群神之壇以尚書裡六宗望山川徧群神之義紫壇有文章
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痊鸞路駢駒寓龍馬不
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
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埃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
耕其器陶匏指音皆因天地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以
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廢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

為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飾文樂鸞路駢駒龍馬石
壇之屬宜皆勿修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
雍邸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
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
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
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
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二年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廼者徙秦時后土于南
郊北郊朕親飾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
繇役之勞漢每上雍祠甘泉有千乘萬騎今及中都官耐罪徒城天

天郊在長安城南北郊在長安城北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城天

下賦錢筭四十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寶祠

作南北郊之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廢多言不當變動祭祀

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枝畤中樹

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言家人尚不欲絕種

祠種祠繼嗣也况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

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

敬敦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後

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

太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

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享國長久子孫蕃滋

世尊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

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

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

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

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

四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時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

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燎裡有常用贊見

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

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

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

復起繕治供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畧知前上甘泉先畷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述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渡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臨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繁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時上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楊雄待詔承明之殿

承明殿在未央門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

宮既香黍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琴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鵠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

水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殷虞所遷夏卑宮室曹虞棟掾三等之制也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上比於帝室紫官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徵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三年幸雍祠五時

四年幸甘泉郊泰時

綏和元年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憲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

恭時汾陰后土度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
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

袁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
業靡有懈怠而又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
井泉恭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
焉後三年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井泉汾陰祠

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
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
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
歲禘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

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
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太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
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
誅廼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皇帝朕親
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
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五年十一月癸
未始立太一祠於井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
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井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
北郊永始元年二月以未有皇孫復井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
卒不獲祐後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
井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
農左戚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

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
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墜古也樂有別有合其
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在天神祭墜祗祀
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九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祗之物皆
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
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埋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
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也天地合猶夫婦判
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郊同席地在
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
用繭栗牛角如繭及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以事
天地跡是言之宜有黍稷入地用牲一燔燎瘞用牲一高帝
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
于此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
道備而神祗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
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祗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
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
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
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
而望群陽日夏至使百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皆以物
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
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三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
群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二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歲一辨皇

帝自行群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
 天居堂下西向絳席祭天用六絲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
 緣之祭天用玉几玉飾器九器七十百物飾具祭天養牛五歲
 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
 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昔年八歲天神下
 壇圻舉烽火皇帝就行宮去壇三里望對壇竹宮中不至壇所
 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皇帝以來所祭天之園丘
 也皇帝祭天地宗廟駕四馬羽蓋華晏出則乘馬遠行在左纛
 黃屋乘六馬纛左辨馬頭上髦也

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儀文所述簡略衛敬仲撰漢舊儀頗
 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多率而叙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
 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太一五帝於

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所而三歲郊見於雍時
 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皇帝配天而又言君
 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
 異聞

西漢郊祀之地九三藝

雍五時其四時秦所建北時高祖所建領之祠官歲時

渭陽五帝廟文帝用新垣平之說建十六年上親

甘泉太一祠武帝用方士謬忌公孫卿之說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
 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湯代夏之初用
 玄牡告于上帝神后武帝代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
 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

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
 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
 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
 者曰靈威仰赤熒怒白招拒搖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
 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
 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
 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伯
 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為秦雜
 戎翟之俗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
 祀君子懼焉然以愚攻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
 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
 公誤矣自漢人既以祭時為郊天太史公晉見繼而詩時並
 與或由夢蛇而為鄉時或因獲石聞雉而為陳寶或由雨金

而為畦時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
 皞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
 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鄉時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為淫
 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為立時而同於諸帝之祠漢
 人不改復指四時以為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
 時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牲嗚呼安有郊見
 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牲牲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是
 以姑諉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
 五帝之廟孝武採謬忌之說而建太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
 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
 太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為帝以祀

神為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郊祀

至武帝時方士繆忌言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鄭康成

遂創為六天之說以通蓋方士之說至為誕謾然猶言天神

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為誕謾然猶言天神

貴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切意太一五帝之春天猶五岳四

嶺瀆之在地也謂岳瀆非他國不可而方澤祠后土之禮事

蓋秦襄所祠少皞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并

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以為事天之事畢

矣蓋其祠本不經而諸時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

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

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賢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

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

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時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之際

遇相為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

渭陽之祭太一諸祠之郊拜也以繆忌忌亡而祠官領三一

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太一五帝若得享郊祀之

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

繆哉後郊祀志天子封太山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濟

文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

皇帝祠坐對之服虔註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

武以郊乃配之蓋漢時太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井泉者曰

郊時三歲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

泰山時所定方有高帝並祠每修封則祀之終帝之世五修

封而祀宣之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

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至成帝時臣衡請徙甘泉祠於

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

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

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

文獻通考卷六十九

郊社考

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
 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
 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
 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
 議蓋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休
 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至王
 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帝)配善矣然後以高
 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為甚蓋莽將篡(漢)故為是崇
 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巨衡之論正
 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畤(漢)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宮竹折拔
 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為不
 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

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為之子孫者欲矯
 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撥禍如諸時之
 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
 愈加尊奉俾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
 靈饗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漢之中衰諸儒劉向谷永
以天運然則固非廢淫祠之咎也)速(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
 而不復襲(漢)初之跡甘泉諸畤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
 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
 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鍊養之事符籙之術耳然必以天帝
 諸神為宗陳后山作白鶴觀記言(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略
 其叙方伎則有神僊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

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錄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庵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為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他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然觀太史公封禪書首叙帝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怪誕矯詛之說共為一書班孟堅遂取以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大典視為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時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刪之也然少君欒大公孫卿粵人勇之徒其所

言怪妄諸說本無關於祠祀者如使物却老闔禁及入海亦叢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如此則與道家之經典何異遷固儒者而著書指意如此固無怪黃冠師得以黃緣附會其說而啓石山晦庵之嘆也要之郊祀志只當叙述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之言當別立方伎傳述之乃為允當道家以符籙役鬼之說附會於天地百神則遷固封禪郊祀之書實啓之以昊天上帝並列於所謂上九位天尊者則鄭康成六天之說實啓之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壇重營皆

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醜合四百六十四醜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醜合三百六十醜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九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遺也封封土築也皆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醜竹尚切祭醜也

黃圖載元始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廿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

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廿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

為周道后土宫外徑九步宮成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為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鄉望亞列望道外徑三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鄉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鄉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為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群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侍御史杜林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林議依舊制以高祖配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地壇惟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紆帷帳紆席天地鉤命火曰自外至者無主不一自內出至者無匹不行

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案禮

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群臣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

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

皆莞輦率一席王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醜既送神饋俎實於壇
南已地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抵之居辨其
辰其著位也以此國天神人鬼地抵之坐者謂神之精日月星
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鬯栗或象天酒旗坐
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
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園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
及社稷之岸
皆有明法焉

陽詳見祠
五帝門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故事兆五郊於維
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
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
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
已前十二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都之

所謂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
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僊成帝以求嗣故三
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脩故事而已
世祖置郊立於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
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
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朝世祖廟謂之五供豈每歲行之
耶祭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
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祀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
使有司祭夫神于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于
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命有司祭
者二豈歲以為常故不復紀述乎

昭烈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玄牡二年十月詔

丞相諸葛亮營南郊于成都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郊

魏文帝南巡在穎陰有司為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絳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營洛陽南委粟為圜立詔曰曹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立以始祖帝舜配號圜立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成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與圜立為二處用鄭玄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二

禮方行王子雍雖著論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說然魏晉而

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

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為周祀天

於圜立以饗配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饗配謂之郊又祀

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主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

以武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

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時

復遠取舜以配圜立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蓋

拘於康成支離之說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復

上取之遙遙華胄以足之然後可以行禮耳

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大其後蔣濟著

文以追詰隆謂舜本姓媯其後曰田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

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又陳思王作武帝誅曰於穆武王冒稷

胤周則非舜後明甚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

妄濟曰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麒麟白虎仁

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也如玄之說有虞以上豺獺之不

若耶

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玄牡自以居非中土不

脩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

吳代不郊祀

晉武帝即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秦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

已時群臣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

也

也

也

也

也

神宜除五帝號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立郊不異宜并園立方立於南北郊更脩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是月冬至帝親祠園立於南郊自是後園立方澤不別立

按以園立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肅之說武帝肅外孫也故祀禮從其說

三年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月詔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見五帝門

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為之詞

祀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

饗天地五郊歌一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天郊饗神歌一

元帝即位於建康太興二年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

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地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並在天郊

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等議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宜於此脩奉從之

成帝咸和八年制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鈎陳北極兩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巳郊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

聖江陵未及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為宜依周禮宗伯攝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從之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赤馬黑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

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

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

告謚南郊皆有事於郊也江左則發

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祀南郊大赦

三年九月特營陽王司空徐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詔

可零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

雨遂遷日有司行事

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兩更用後辛晉代顓和亦云更擇吉日

徐禪云晉代或丙或庚並別有義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禪二

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祀天子園丘非專祈穀又按郊特牲受命

于祖廟作龜于禰宮者謂告之退而卜則告義在郊非告日也

今日雖有遷郊祀不異不應重告徐爰議以為郊祀用特何偃

據禮不應更告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得更應有司行事不容

遷郊參議宜於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詔可

南郊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

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徐爰曰禮記燔柴於

南郊就陽位也晉代過江郊祭悉在北或南出使多於巳地大宋造邦維新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

五年有司奏郊用三牛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為吉祥移置本處

齊高祖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

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時有司奏前代年或自更始今年正月祀南郊其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

求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儉啓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代明例郊壇圓兆外內起瓦屋

形制宏壯散騎常侍更無煩遷日帝從之郊壇圓兆外內起瓦屋

梁武帝即位南郊為壇在國之南壇高二丈七尺下徑十丈常與北郊

間歲正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事吳操之云啓蠶而郊郊

上擠題曰皇天座四年終之啓周禮稱天曰以皇考太祖文帝配

五帝天文從祀宿太微軒轅文昌北三台老人風伯雨師皆從

禮以蒼璧制幣除鬯裸備其文飾施之宗廟今郊有裸恐乖

尚質宜革取木天之器以陶匏素俎席用藁秸

簋薦皇帝一獻再拜受福陸瑋等以為宗祧三獻義兼臣下工天

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郊社考

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為允自是天地之太尉設燎壇於

丙地禮畢器席有司埋之後之義曰禮祭器幣則埋之今一用便

始謂四時祭器耳從有司燒埋之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賓議以

南郊既云就陽理不應為坎遂廢之八聖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

或二十八宿及風伯雨師等座悉停為坎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

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

之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南郊可除五

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為壇

詔定郊禋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雅者正也之義 俊雅三曲

四言取禮記司徒論選十升 皇雅三曲五言取詩皇矣上帝

同廟 滌雅一曲四言取帝牛在滌三 雅雅一曲四言血薦

誠雅一曲三言取至誠感神義 文誠雅一曲四言送神

獻雅一曲四言飲福 禋雅一曲四言就祭 其辭並沈約所

製普通中薦疏無牲牢遂省滌雅牲雅云

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脩園丘壇高二丈二尺柴燎告天明年因

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

五帝位太常卿許通奏曰按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

地故與理沈譎辜同為陰祀既非煙菜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禮

五等者依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國立不宜重設又按以禋

復祭風師雨師恐乖祀典制並依譎音普適反檀音羊九反 間

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許通曰按周禮於

宗祀鄭玄註一獻施於小祀今用小祀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

增廣之祠部郎王元規議曰古園方二立並因見有本無高廣之

增廣之數後代隨事有祭建丈尺之儀但五帝三王不相訟讓今

增廣之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增廣之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增廣之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增廣之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增廣之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增廣之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增廣之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壇通四陛壇圻三重天位在上南面神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於其方黃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壇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各千席用藻結五以四珪幣用束帛牲以黝犢神元用讀各一五方帝共祭畢燎牲體左於壇東已地從陽後冬至祭上帝於園立牲幣並同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為方壇東為二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方色為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近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壇北外朝臣及夫人方容咸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廡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東西面選帝七族子弟七子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陞壇挫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

七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反後魏帝西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為維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議皆有才多是謀猷之士全少通儒碩學所以郊祀帝后六宮及女巫預焉餘制復多參夷禮而違舊章 自後歲一祭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放五行數各為方壇四陛埽墳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記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

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祀其事無益於神明乃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園丘於南郊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園丘壇在國南郊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壇去丘五十步中壇

去內壇外壇去中壇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為大營於外壇之
外輪廣三百七十步其營墜廣丈二尺深一丈四面各一門又為
祭壇於中外且之丙地廣輪三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
十六尺高三丈四面各有階
從祀五精帝於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禮
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薦衆星後諸儒定禮
以蒼璧東帛蒼星九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
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薦衆星後諸儒定禮
國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為壇於國南
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階為三遺內壇上置十五級中壇
外壇相去如內壇四面各一門又為大營於外壇之外廣輪一百
七十步營壘廣一丈深八尺四門又為燎壇於中祀所感帝靈威
壇丙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階祀所感帝靈威
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珪幣如方色其上帝配帝各駢牲
一燎同國丘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國丘丘三成成崇
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
壇徑三百步內壇半之在國之陽七里

五帝天文並從祀日月內官中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於南五
里為方壇崇丈二尺廣四丈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
壇內百二十步內壇半之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國丘制壇於國南大陽
四成成各高八丈一丈下成廣二十丈再太祖武元皇帝配並丘
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

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日月外官百一十一座眾星三百六十座五
帝日月在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
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壇內眾星在內壇外

帝配帝蒼犢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犢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
 春上辛祠感帝赤標怒於南郊為壇於國南大陽門外道西一以

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邱牲用駢犢二

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五仍舊十年
 冬至祀國丘帝不齋于次誥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

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致堂胡氏曰郊之為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

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

雨不作宇宙澄霽嘉祥叶氣若顧若荅否則反是考之方冊

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耳二人

旋踵而亡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滅亡之大

徵中庸所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警戒而重有脩省乎

主祀祀兩郊有獸如鼠面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更大風晝晦趨懼大赦

北齊大禘園立歌辭 夕牲群臣入門奏肆夏樂辭一首

迎神奏高明樂詞一首 牲出入奏昭夏辭一首 薦毛血奏

昭夏辭一首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一首 皇帝升壇奏

皇夏辭一首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辭一首 皇帝奠爵訖奏

高明樂覆燹之辭一首 皇帝獻太祖饗神巫奏武德之樂昭

烈之舞辭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之樂辭一首 送神降

丘南陛奏高明樂辭一首 紫壇既燎奏昭夏樂辭一首 皇

帝還便殿奏皇夏辭一首 五郊迎氣樂辭一首

周園立歌辭 降神奏昭夏一首 皇帝將入門奏皇夏一

首 俎入奏昭夏一首 皇帝升壇奏皇夏一首 皇帝初獻

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

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一首

嚴奠奏雅樂一首 帝就至燎位奏皇夏一首 帝就便坐奏

皇夏一首

隋園立雅歌樂辭一降神奏昭夏辭一首 皇帝升壇奏皇夏

辭一首 登歌辭一首 皇帝初獻奏誠夏辭一首 皇帝既

獻奏文舞辭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需夏辭一首 武舞辭一首
送神奏昭夏辭一首 皇帝就燎還大次並奏皇夏辭
同上

唐高祖武德初定今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五
方上帝天又皆從祀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四成或各高
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二
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中官外官及眾星皆從祀其五
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五座在第三
十二座在外遺之內眾星三百六十座在外遺之外上帝及配帝
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九

九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于南郊次元帝配牲用蒼犢二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大天上帝罷
感帝祠

太尉長孫無忌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圜丘

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案
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
蒼故註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耀魄
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
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察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
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
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昊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
辰之側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
群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圖立圖昊天上帝坐外別有北辰坐
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圜丘自在壇
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別為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
據緯書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微相訟不謬又

文獻通考卷七十一 郊禘考
祭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具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云郊祀后稷無別園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為郊即園丘園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為兩祭園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園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從之

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廢感帝祀為祈穀祀吳天次高祖配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依舊復祈穀為感帝以高

祖配者高祖依新禮且配園丘吳天上帝更配感帝便恐有乖周人禘嘗而郊稷之義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從之又詔園丘以高祖太宗並配先時太宗只配明堂

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園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配

成均助教孔玄義議曰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太宗高宗配昊天上帝於園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神堯肇開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但祖而言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奉太宗高宗配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鄭玄註祭法禘郊祖宗

謂祭祀以配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
 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得禮之
 序莫尚於周禘魯郊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以
 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
 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禮未齊
 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
 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
 祭十祠祭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配一崇之
 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
 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請配圜丘方澤太宗請配南郊北郊高
 宗制禮作樂吉禘升中率土共休普未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

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謹案見行禮吳天上帝等
 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
 近稽古之祠殊失因心之旨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
 垂成典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
 高祖太宗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請奉高宗歷配五祠
 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祀皆以三祖配

按並配之制始於唐自鄭康成有六天之說魏晉以來多
 遵用之以為曜魄寶亦天也感生帝亦天也均之為天則
 配天之祖其尊之也至唐人始以為曜魄寶五帝皆星象
 之屬當從祀南郊而不當以事天之禮事之善矣然感帝
 之祠既罷旋復雖復其祠而以為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別

亦昌元年初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之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惟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遂於郊與明堂所配之祖不無厚薄之疑乃至每祭並配而後得為嚴父之禮然則周公亦豈厚於后稷而薄於文王乎則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屬則從祀於天於禮意人情為兩得乎

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中宗景龍三年親祀南郊以皇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齊娘執盥豆以章巨源為終獻

特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將欽緒駁之以為鄭玄註周禮內司服唯有助祭先三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欽明

引九嬪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賚瑤爵據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天地尚質亦無瑤爵明此乃宗廟大祭祀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褚無量等議以為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妣故皇后不應預祭章巨源定儀註請依欽明議上從之

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圜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際也曰北極當晷度循半曰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甲之始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

漏經南陸北陸並曰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欠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圜丘

玄宗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請郊祀曰臣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九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成王勿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斲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且逆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御極已來于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况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至之日展燔柴之禮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衛尉少卿韋鶴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

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准月令及祠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正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祀典准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零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制從之

天寶元年二月勅九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圜丘皆天地合祭若冊命大事告圜丘有司行事亦如之

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頊歸崇敬等言禘者冬至祭天於圜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

祖以配天地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
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為十誥十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
以景皇帝配

幹十難略曰稽上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唯殷以契周以
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
城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
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
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獲巨
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為農師天下得其
利有大功舜封於邠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
獲帝武敏歆君然生子即有邠氏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
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亦其次也舜受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

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德施於人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入軒陸稷勤百穀則居前代
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

又曰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比元氣廣大萬物之
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故乃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
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牲用犢
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
虎通云祭天歲十何也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
陽氣始達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
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
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年豈不知景
帝始封於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乃尊神堯以配天宗太宗以

配上帝神有定主為日已久今欲出神堯配合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宗祖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郊祀宗祀無以加焉

又曰所言魏文帝不以武帝操為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為始祖者孟德仲達皆人傑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並拜於道左名雖為臣勢實為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饗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以太宗文武聖皇

帝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大聖皇帝配享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勅旨並依至永泰二年六月久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今配饗失德故神不降禮倦陽為災上又令百官就尚書省議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謹案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九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

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為天下之
號天所命也亦曰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鄆)帝郊祖宗之位宜在百
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
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
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孰將甚焉夫追尊景皇
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尊崇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
祖之號宜廢祀之不脩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人道其墜於地乎漢
制壇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正觀之憲章未改家國方將敬
祀事以和神入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
故事配饗天帝之制請仍舊典及歸崇敬執前議乃止以景皇帝
配定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拜郊將及大禮陰氣凝閉澆旬不開群有司

憲降雪不克展禮宰臣議請改日上曰郊廟重事吾齋戒有日豈
以將雨雪而廢乎泊至大禮方饗獻之次景物澄霽及鑿輿就次
則微雪大駕將動則又止焉翌日御樓宣收繞畢陰雲復結瑞雪
盈尺衆情歡悅咸為聖心昭感致焉

長慶三年太常禮院奏郊壇祠祀遇大雨雪廢祭其禮物條件
如後御署祝版既未行祭禮無焚毀之文請於太常寺玉幣燎

柴神酒燎幣醴齊并榛栗醕醢及應行事燭等請令郊社署各

支用牲牛參牲既未行祭禮無進昨賜非之文請此附禮記及

矣祠令牲死則理之例委監祭使及禮官於同所瘞埋

其小祀不全用牲舊築盛瓜瓠筮菹應已造成饌物請隨牲

例用猪羊肉亦准此

行事官明衣綸布等准式既祭前給訖合克縻公卿以下明房

油爇幕炭應宿齋日所破用物請收肯依求為定式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宣問有司有事南郊合卜日以否禮官奏曰

伏准禮令祀祭皆卜日然自天寶以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
次日饗太廟又次日饗天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

高祖在位九年親祀南郊一 武德四年十一月一日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親祀南郊四 貞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十七年八月四日 一闕年月無考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親祀南郊二 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
總章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宗在位五年親祀南郊一 景雲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睿宗在位四年親祀南郊二 景雲三年正月十一日拜南郊
太極元年二月一日拜北郊

玄宗在位四十五年親祀南郊五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
六載正月十二日 十載正月十一日
十三載二月八日

肅宗在位七年親祀南郊二 乾元元年四月十四日
上元二年建子月十七日

代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 廣德二年二月五日

德宗在位二十六年親祀南郊四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六年十一月八日 九年十一月十日

憲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 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在位四年親祀南郊一 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在位二年親祀南郊一 寶曆元年正月

文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 大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在位六年親祀南郊二 會昌元年正月一日
五年正月一日

宣宗在位十三年親祀南郊一 大中七年正月十七日

懿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二 咸通元年十一月
四年正月

僖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 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在位十六年親祀南郊一 龍紀元年十一月

唐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圜丘儀 正月上辛祈穀孟夏
雩祀及攝事並附

齋戒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齋三日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尚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板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如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九齋者則結珮俱詣闕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辨上水三刻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結珮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即御座東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就齋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九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皆於正寢

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祀所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群官諸所其無本司者皆於祀所馬儀上辛季祀同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大

及明衣布各習禮於齋所攝事無皇帝齋儀攝事無皇帝齋儀

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儀上辛季祀同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大

常告之儀孟夏以配雩祀告神作主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末後一

刻各以其器服守墳每門二人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焉

凡大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昊天上帝於園丘其誓各隨祭享祀事言之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散齋

理事如舊夜宿止于家正寢唯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

煞文書不行刑罰不經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祀之大

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

祀一日其致齋日三公於都省安置所司鋪設其餘官皇城內

有本司者於本司無者於太常郊社太廟齋坊安置皆自未出

前到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三刻回祀所仍令

乎明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見諸凶穢經經過訖任其哭
 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非應散齋者唯清齋一宿於本
 司及祀所凡大祀中祀接神齋官祀前一皆休齋九品已上
 皆官給明衣齋即昇壇行事亦權給紫服應齋官所習禮臨時
 闕者通攝行事致齋之日先不食公糧及無本司者大功已上喪致
 給食祈告一日清齋者設食亦如之九散齋有大功已上喪致
 齋有周已上喪並聽赴即居總寮已上喪者不得行宗廟
 之祭其在齋坊病者聽還死於齋所同房不得行事也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於大次於外壇東門之內道北南面攝事行
 官公卿已下次於東壇尚舍奉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上辛零
 之外道南北面西上馬祀守官
 設文侍於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零祀於大
 臣次馬於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零祀於大
 設諸祀官次於東壇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祀官之東
 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
 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卿公之西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
 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其衰聖
 候若在

朝位於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設陳饌帳於內壇東門西門之外
 大次衰聖等議上辛零祀同

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南方午陛之東饌陳
 饌陳於西門外北方饌陳於北門於東門外西方及南方午陛之西

樂於壇南內壇之外東方西方磬簋起北鍾簋次之南方北方磬
 簋起西鐘簋次之設十二罇鐘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於

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祝於懸內祝在左設歌
 鐘歌磬於壇上近南北向磬簋在西鐘簋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壇

下重行北向相對為首九懸皆長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
 而編之

以北為上南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扶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

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方一丈高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

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壇東門

之外上辛零祀則東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上辛零祀無分

門內攝事亦然

獻位以下皆然

獻位以下皆然

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
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
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
上設協律即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
當壇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
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琴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
北上介公鄒公位於中壇上辛零祀內壇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
位於介公鄒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
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衰聖侯於文官三品
之下諸州使人各分方
壇門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勝於東壇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又
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黃牲一白牲一玄牲一零祀五
方色牲

各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零祀無日月牲在南皆少退以北為上又設廩犧
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大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
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
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酒罇之位上帝太罇二犧罇二山壘二
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壘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
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壘二在壇上於上帝
酒罇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罇二在上辛則五帝
各太罇二著第一等
樽二犧罇二壘一在第一等神座之左
而右向無日月已下諸座攝事以然也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
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潛間各執罇二
在壇下衆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內壇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
左而右向樽皆加勺罇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坩以置爵零祀無日
以下罇其五帝大罇犧罇各二壘一在第一等五人
帝犧罇各二在第二等
五官象罇各二在壇下設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

陛之南俱北向

攝儀但設洗午陛東南北面雩祀設亞獻之洗於御東南五官洗於罇

設分獻壘洗

壘水在洗東

篚在洗西南肆中篚實以

篚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

內向執罇壘篚者各於壘篚幕之後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

坵之所祀前一日甫後

上辛雩祀皆祀日未明五刻焉

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

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

堯皇帝神座

雩祀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為

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

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

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

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

方之陛位又設五帝座於壇下東南西向北

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於東陛之南

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雩祀則設太宗文武

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

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

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

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

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於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

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

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武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

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

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

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

五帝座於壇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於東陛

之南上辛並無大

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又設五星十二

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

座皆內向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

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

東差若在行位前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

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曰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

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並差在行位前
 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壇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壇之
 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陳
 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北東西廂吳天上帝及配帝及配帝五
 日未明五刻社令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
 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三百步所享明堂則於明堂所廟享諸
 則於廟所皆二百步所馬
 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令
 整拂神怪馬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
諸儀二人享廟則
 大廟令帥府史也及齋即以罇站籩幕入設於位廟享則豆盞
 中蓋諸器物皆濯而陳之升壇者
 各由其陞升廟堂者升自東陞馬晡後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
 公卿已下俱就東墻門外位廟享則無墻
 外公卿位焉諸大祝與廩犧令以牲
 就榜位謁者引司空諸儀並引
 太常卿也贊引御史入詣壇東陞升行掃除

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出還本位初司空將升又謁者引太常卿
 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陞升視滌濯於視濯執罇者皆舉
 幕告衆廟享升東階訖引降
 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
 犧令又前舉手曰脂還本位諸太祝各循牲一市四向舉手曰克
 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謁者引光祿
 卿詣厨省鼎鑊申視濯擬謁者贊引祝官御史廟享但
 引御史省視饌具
 俱還齊所享朝則進饌者入徹籩
 豆盞盞鉶饌以出而已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帥宰人
 以鑿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
 祝史洗肝於饌也又取胾臂每座各
 實一豆俱置饌所胾臂腸間脂也

鑿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尚舍設行宮於壇東南向
 隨地之宜守宮設從祀官五品已上次於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

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駕出懸其日晝而不作

漏上水五刻鑾駕發引發引前七刻槌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

也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槌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

請中嚴奉禮郎設從祀群官五品已上位文官於東朝堂之前西

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祀群官五品已上依

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已下及介公鄴公褒聖侯朝

所祀所司陳大駕鹵簿於朝堂發前二刻槌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

各督其隊與鈇戟以次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從祀群官各就

朝堂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已下俱諸西階

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黃令進玉輅於太極殿西階之前南向千牛將軍

一人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

人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辨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

服袞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乘輿以出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

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如常黃門

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進發俛伏興

退還位九黃門侍郎奏請皆進鑾駕前跪奏稱其官臣某言訖俛伏興鑾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

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

馬所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

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

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

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勅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

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

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誼誦其

從祀之官在玄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結佩謁者

引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
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
還侍立皇帝降輅乘輦入行宮繳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宿衛
如式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群官集行宮朝堂
文左武右舍人承旨勅群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及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
帥其屬入實罇壘玉幣九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九齊著罇次
之實以醴齊壘罇次之實以醴齊壘罇次之實以醴齊壘罇次
為上實以醴齊壘罇次之實以醴齊壘罇次之實以醴齊壘罇次
下實以清酒五帝日月俱以太罇實以醴齊壘罇次之實以醴齊壘罇次
醴齊中官之壘罇實以醴齊壘罇次之實以醴齊壘罇次
實以青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玄酒各實於上罇玉上帝以蒼璧
青帝以青璧赤帝以赤璋白帝以琥黑帝以璜黃帝以黃琮
日月以蛙璧吳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天上帝日月內官已下各
從方色各長丈八尺上帝則五帝冬大罇為上實以醴齊著罇

次之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著罇次
邱餘同無日月已下罇零祀同園立人有五人帝之幣亦放其方

也 大祝以玉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簋籃等各設
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詣
太祝及令史與執罇壘篚纂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上

九引尊者每曲一從巡也 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九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已下

皆再拜訖執罇壘篚纂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壇東階
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掃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

人升行掃除於下上辛零祀贊引引御史諸太祝各引就位未

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群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攝

無從祀群官客使上辛零祀同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

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壇者皆脫履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

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陞升行掃除於上

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群官客使
 等次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位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
 請中嚴乘黃令進玉輅於行宮南門外廻輅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焉
 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繳扇華蓋侍衛
 如常儀侍中負寶皇帝升輅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進發還侍
 立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路而趨若行宮去壇稍遠奏升輅如式駕至
 大次門外廻輅南向若將軍升輅即降立於輅右焉侍中進當鑾駕前奏稱侍中
 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繳扇華蓋
 侍衛如常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
 於坵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群官介公鄩
 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
 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贊明皇帝改服大喪而冕上辛零祀冕出次

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博士引太常卿大常引皇帝九太常

皆博士至中壇門外上辛零祀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

授殿中監殿中監授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

禮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儀大珪如搢不便請皇帝至版位

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

拜攝事無未明三刻下至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

其先拜太常卿前奏攝則謂者進太尉之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

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九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後興也鼓祝奏

元國譯和之樂及以圓鐘為宮黃鐘為角太族為徵姑洗為羽作

文舞之舞樂樂舞六成國鐘三奏黃鐘太偃麾九樂皆

偃麾五鼓祝而後作太常卿前奏捕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

常卿至皇帝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正座配座

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尊所諸太祝俱取玉及幣亦各立於

樽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攝則

尉太和樂上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

量人從升已下皆皇帝升壇北向立攝則太尉升樂止正座太祝

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圭受玉幣九

物皆攝鎮圭跪奠訖執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太呂之均太常卿引

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

西方東向配座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攝則太祝授

進尊皇帝授幣太常卿引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太尉奉俛伏興

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

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太尉行初皇帝將奠配帝

之幣謁者七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於第一等神座辛

則謁者五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奠五方餘星座之幣謁者贊引

各引獻官進奠於首座餘皆祝史齊郎助奠訖引還復位攝則太

座諸太祝及諸獻官各奉玉幣進於初衆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

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謁太祝迎取

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樽所

進熟

皇帝既升攝則太尉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

壇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

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攝事則於太祝奠毛血其初入門奏

雍和之樂以黃鐘之均自從接神之饌入上辛零祀同俎初入門奏

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

升自巳陛黃帝之饌升自未陛青帝之饌升自酉陛黑帝之饌升

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諸

饗名隨便而升上辛無大明已下饗攝事同雩祀五人帝饗各由其陞升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蓋元奠其蓋於下也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饗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樽所又進設外官眾星之饗相次而畢進上辛無外官已下饗雩祀又初壇上設饗訖太常卿引皇帝詣壘洗壘洗則謁者引太尉詣樂作皇帝至壘洗樂止

侍中跪取匱沃水又侍中跪取盤盥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悅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壘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匱黃門侍郎授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陞自南陛訖樂止攝則太尉洗拭匏爵者引司徒陞自東陛立於樽所齋郎奉俎從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上帝樽所執樽者舉幕侍中贊酌汎

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則攝者酌汎齊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向北立樂止攝儀皆謁者引太尉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

東向跪讀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上辛雩祀同 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長畧初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昇興慎脩禮物上辛云惟神化育群生博無私愛因啟蟄式遵農事雩祀云麥茲夏龍見紀辰方資敬長育式遵常禮敬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恭致燔祀表其寅肅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祇薦潔誠高祖神堯皇帝配神

作主凡攝事祀版應御署訖皇帝北向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樽所執樽者舉幕侍中進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零祀大宗東向跪奠爵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上辛又

人各引五方上帝太祝皆取爵於北酌北酌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

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

臣謹謹遣太尉封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

郊禋用致燔祀于昊天上帝伏惟靈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

求言配命高辛惟孟春敬祈嘉穀用致禋祀昊天上帝伏惟

時惟正陽式薄同典伏惟道叶謹以制幣犧齊盛廢品式陳

元德施品物求言配命對越昭升謹以制幣犧齊盛廢品式陳

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

奠版於神座與還樽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

上帝神座前北向立作樂太祝各以爵酌上樽福酒合置一爵一

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

奠爵俛伏與太祝各帥言進姐太祝滅神前肅肉皆取前第二骨也加

於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

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玷皇帝俛伏

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階還版位西向立

樂止文舞退鼓祝作舒和之樂退訖憂敵樂止武舞入鼓祝作舒

和之樂立定憂敵樂止自此已上凡攝皆太尉為初獻其儀皇帝

將復位謁者引太尉攝則太常卿為亞獻自詣壘洗盥手洗拭匏

爵訖謁者引太尉自階升壇詣昊天上帝著樽所執樽者舉幕太

尉酌醴齊訖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

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引太尉詣配帝犧樽所取

爵於玷執樽者舉幕太尉酌醴齊訖謁者引太尉進高祖神堯皇

帝座前太尉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上辛五

方祀各

載牲體黍稷飲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柴壇西過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諸祝史又以內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日月已下牲幣粦祀有五帝幣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則謂者前曰禮畢則太尉出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上辛粦記世內遺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執事位定奉禮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顯慶時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稱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燎壇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案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燂蕭灑

也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詳委柴在祭物之先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去祭天以燔柴為始然後作正祭祭地以瘞血為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大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脅之九箇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圭瓚俱真燎新之即晉氏故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變為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為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駢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親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藝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例今新禮引同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准燔柴在左作樂在南末之禮情實不為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

南新禮以為壇左交無典故今請改燔柴為祭始位在樂懸之南外壝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准此詔可之

鑾駕還宮上辛擊祀並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離部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為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為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乘馬者服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請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大次門外南面千牛將軍立於輅左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乘輿出次繳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陞輅太僕卿立授綬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

稱請鑾駕權停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勅車右陞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群臣道從如來儀諸方客使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鞀賓之鐘左右鐘皆應鼓祝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鼓樂止入太極門鼓祝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上閣廻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與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繳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閣戛鼓樂止初文武群官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承旨勅群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

嚴扣鈺將士各還其所

神位用樂又籩豆等數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上座每籩

二籩籩甌各一壇之第一等祀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

都六百八十九座第一等祀燿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

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等第二等祀天皇大帝

七座籩豆之數各八籩籩甌各一也第二等祀北辰星

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錄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

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在十二座間每座籩豆各二餘如上也

第三等祀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及二

十八宿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二座齊列又祀外官百五座籩豆

皆十有二指間為座籩豆等如二座齊列又祀外官百五座籩豆

也於內壇之內又祀眾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壇之外籩豆等數

此星神之位蓋渾儀制圓聖人觀象義和所職推步有徵傳曰萬

物之精上為眾星故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物蓋星之與物每各

壇圖而為之也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高祖神

堯皇帝配座也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籩豆等數如冬至國家前

天上帝于圓丘以祈穀准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勝蠶而郊

如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之歷代上

帝之號元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上帝則祈穀之主四時王者之興必

感其一因其所感則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帝於南郊以

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

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此說事恐難憑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

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祈穀之禮於祈穀之壇祭五方帝夫

五方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今二禮並行六神咸祀也

樂冬用本音皆以黃鐘為均三成准周禮云圓鐘之均六變天神

皆降可得而禮記云天神皆降明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准

周禮樂三變唯致丘陵之祇今改用六變

昊天上帝

蒼犢一若冬至祀圓丘加羊九豕九凡肉皆實俎其牲皆升右

胖體十一短齊三代齊一皆二骨以並脊從首為正脅旁中為

正九供為正九供別祭用太牢者犢一羊一豬一

大尊二齊

著尊二齊

犧尊二齊

山壘二酒

象尊二實醜

壺尊二實沈

山壘四實

籩十二石鹽

豆十二菹菹

簋一實稻

簋一實稻

幣以蒼八尺

著尊二實沈

籩一實稻

犧尊二實醜

象尊二實益

配帝

籩一實稻

幣以蒼八尺

著尊二實沈

籩一實稻

幣以蒼八尺

著尊二實沈

五帝日月壇第一等

大尊各二

籩八減白餅黑餅

豆八減飴食糝食

籩籩瓊俎各二並同上帝

五方帝方色犢

大明青犢 夜明白犢

青帝青圭

赤帝赤璋

黃帝黃琮

白帝白琥

黑帝黑

璜幣各如其玉色

日以圭璧幣以青

月以圭璧幣以白

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大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

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壇第二等

每陛間各象尊二

每座籩二栗脯

豆二葵俎

籩籩瓊俎各一實同上

牲用少牢

幣皆以白

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

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

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壇第三等

每陛間各壺尊二

籩豆籩籩瓊俎牲幣各同第

外官百五在內壙之內眾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壙之外

外官每階各擬尊二在壇下

眾星每道間各散尊二於內壙

之外

每座邊一脯牛

豆二醢鹿

簋一飯黍稷

簋一飯稻粱

俎一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

